

艾芜

丰饶的原野



丰饶的原野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袁奕贤

辛饶的原野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7千

1979年7月第一版

1979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164

定价：0.56元

前 言

《丰饶的原野》这部作品的第一部分《春天》，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。一九三七年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。本应该继续写第二部分《夏天》，但因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要侵占我国全部领土，不能不放弃《夏天》的写作，要全力来写作别的产品，激发人民爱国的情。芦沟桥事变之后，日本法西斯的炮火逼近了上海，一九三七年秋天只好回到了内地。一九三八年在湖南的宁远，写了一个中篇《江上行》和一些短篇，都是和抗战有关的。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定居下来。所写的长篇短篇，大都是写抗战期间人民的斗争和国统区的腐败的情形。这时候，也没有打算把《春天》的续篇写下去。但有家今日出版社，愿意印出我的《南行记》和《春天》，我就在《春天》的后面，写了一篇后记，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——算是《春天》第二次又与读者见面了。抗战胜利后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恢复了，又在上海把《春天》

另外排过出书；这是《春天》第三次送到读者面前。

大约在一九四五年，我住在重庆南温泉乡下，算是和位在岷沱流域的家乡隔得不远了，一种怀念家乡的心情，油然而生，刘老九他们和周围的自然景色，又象梦似地显现出来。再加抗日战争结束了，笔可以暂时转换一个方向，我便写了《落花时节》，成为《春天》的续篇。读书出版社要去一道出版，我就取个总的名字，叫《丰饶的原野》，一九四六年元月在上海印了一次，同年四月又在北平印了一次。现在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相隔已是三十多年了。这有再行问世的价值么？只能让读者来评论了。我本来也想不再出版的，正如解放后没有拿来出版一样，我不愿意读者在新社会中再看那些过去的黑暗，我只想多反映一些新社会的新的生活，把读者引向前看，欢乐而又生气勃勃，全心全意为更光明的前景，出大气力，完成更多的任务，作出更多的贡献。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对老一代的革命家，尽量侮辱摧残，或诬为叛徒特务，打倒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使其永远不得翻身；或伴称历史有问题，关在牢狱中，不见天日，折磨致死。而更恶毒的，则把所有各级负责的领导指为走资派，不打倒绝不干休。好象全中国的共产党员，出生入死干革命都是为了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似的。这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太笑话。我国成千成万的农民，都是忍受不住黑暗的压迫，才跟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走，而且加入了共产党。我知道有好多领导同志，就是出身贫雇农，经过这样的路程的。我看见他们，了解了他们的历史，有时不禁想起我作品里的刘

老九，觉得他们和刘老九一样，在旧社会中是受过各种的苦难，而又坚强不屈，为被压迫者报仇，不惜牺牲一切，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因此，我想把《丰饶的原野》再印出来，让读者看看中国的贫雇农中，就有不少的优秀的人物，心里埋藏着革命的种子。再看看，刘老九这类的人物，是不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——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还不惜牺牲一切，为别个被压迫者报仇，而在以后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，还想做资本家，剥削别人吗？只有地主汪二爷之流，雇人种田，而又大搞工商业，才会由地主阶级，过渡到资产阶级去的。当然那些混进共产党内来的，变了质的，也会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象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就是这样的家伙。我希望读者能看出这一点。

《丰饶的原野》所采取的背景，是在所谓天府之国的边缘地方；到夏天大河的水干了，要靠挖深泉塘，让地下水冒了出来，再用牛和骡子拉的水车，汲引上来，进行灌溉。有些地方，在小河的上游，挖出泉塘，让它流了下来，引入田中，但还是不够灌溉，还要从各家人挖的泉塘，汲水来加以补充。农民在这样情形之下种田，劳动力花费得很多，也相当艰苦。但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后，大事扩充水利灌溉系统，我以前所描写的这一地区，已经全变成大河长年有水，可以进行自流灌溉，用不着牛和骡子拉车汲水，也用不着各家自古以来挖掘的泉塘了。压迫刘老九、邵安娃、赵长生以及锯子的黑暗社会，已经一去不返了。新一代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为农业的现

代化，日夜辛勤，发挥出巨大的力量。我不得不再问一下，把旧中国改成新中国，把地主统治的原野改变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农村，难道这也算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么？

艾 芜

1978年12月13日于成都

第 一 部

春 天

大门外的原野，笼着薄雾，平平的，摊在天底下，潮湿而且带着瞌睡。远处车房，草房，竹林子的阴影，东一下，西一下，散缀起，迷迷濛濛地，彷彿沉在梦中。通过田野的沟渠，两旁排有矮小桤木树的，绕着院墙的南边，一路微语着，低吟着，好象耐不住黎明的清冷和寂寞似的。东边天空，接近地平线的地方，已经亮了，现出微紫与嫩黄；高一点，则呈鸭蛋壳的绿色；再上去，便全是半暗半蓝的了，只有一些苍白的星子，在眨着眼睛。

大门前面的空地，这是用木槿花篱，同胡豆田菜田隔开的，拴有一条褐色大骡子，赵长生，那个癞痢头，终年包帕子的家伙，便从后面鞭着它，逼它不息地跑圈圈，整个冬天以来，和初春的早上，农人就是这么着，训练骡子的腿劲。——好准备夏季时候，用来车水灌田，因为到五六月，河水都干了，大家须用牲畜的力量，去向泉塘里取水的。

骡子浑身流着汗，一面跑，一面鼻子里度度地喷气。左右前后，飞溅起沙粒和泥土。赵长生很有劲，扬着鞭子，时而跳在这边，时而跳在那边；尖下巴，小眼睛的脸子，阵阵地

发着红热。

旁边刘老九，裸着一只棕色粗臂膀，现出犁田那样的紧张神情，替庞大的水牛，篋着颈上和腋下的长毛。不时皱紧浓黑的眉头，张大鼻孔，将篋上的虱子，用指甲刮进烘笼里去。接着烘笼里便响了别别爆爆的低音；烧焦发臭的气味，也就一股股地放散出来。

黑色水牛嚼着肚里冒出的草轻徐地摇着尾巴，但一篋到发痒处，便立刻挟后腿去。身上的皮子，也蓦地打起颤来。眼睛却在长睫毛下，一开一合地。刘老九看见这样子，觉得象是得了报酬样，就翘起两片嘴唇，爱抚小孩那么地骂道：

“你倒安逸罗。”

一面拿拳头的背面，揉一揉鼻子，这是给什么东西弄痒，就要这么做的。

紫红的太阳，桔子柑一般，从东面地平线慢慢爬起。罩着平野的薄雾，便蘸着微光，转成乳白色，一直淡下去，逐渐消散。围有竹、树的各个院子，露着炊烟缕缕的草屋顶，就由近而远地，渐次分明起来。苍白的星，隐没了，天空转成青白的颜色。

邵安娃挑完了吃水，蹲在门前石狮子旁边歇气，并想晒晒太阳。一面摸出皮烟盒子，慢条斯理地裹烟卷。脸上老显得木然呆笨，仿佛从没欢喜，也不发气似的。

汪二爷披着马褂走了出来，抹着黄油样的脸上，给初出的太阳一照，便发出红光，他边扣衣钮，边大声嚷道：

“呵哟，好太阳！……今天要晒粮食，大家都到烧房去挑吧。”

黑缎面子已经发黄的马褂，边沿上露出髹污的羊毛，就在他那扣钮子的胖手上，翻动着。蓝布长棉袍，是去年冬天新做的，但左边吊摆上，却有了一大片油渍。

赵长生掠了一眼，不理他，只向牲口大声威嚇，骂出各种不好听的话语，表示他做事的紧张和热心。

刘老九却停住了手，冷冷地回答，但眼睛还是望篋子，并不抬起头来。

“挑？烧房里的人做啥？……今天要淘堰哪。”

汪二爷有些恼怒，但要责备他一下，又觉得道理似乎并不在自己这边，只好伸起手指，朝头发里戳着。红结子，油膩乌光的缎瓜皮帽，便随手偏在一边了。然后这么说道：

“淘堰……这样早就去么？”

声音虽是严厉得很，但也不一定要强迫他们，随即将扣好钮子的手，向身边的邵安娃一伸。

“你去！你去！”

邵安娃不答允，也不反对，就把刚装在烟袋上的烟卷摘下，慢慢放进皮烟袋子，然后探索似的塞进怀里去，好象对于衣袋的位置，还不大熟悉样，一边缓缓站了起来。

“快一点，快一点！你就象半身不遂的老人样！”

汪二爷对于这人的叱责，总是搞惯了的，一下就溜出口来，但这一次，却是有意借此要给刘老九他们一点点颜色。

赵长生这时停息着了，一面摸摸头上缠的那条黄不黄白

不白的帕子，看他那不体面的癞痢头，是不是又乘其不备，出去丢丑了（这是由于长久的小心造成的习惯），一面对汪二爷那边讨好地喊道：

“等一下，我就来挑！”

回头向那缓走下来的骡子，大声地叱骂：

“狗头，狡猾的贼，你是少不得一根鞭子的。”

骡子听得鞭子响，把双耳往后一倒，就赶紧朝前窜去了。

赵长生接着小声咕嘈道：

“妈的，我才不替你挑！烧房那些东西，在做啥？”

太阳已由紫红，变成耀眼的金黄了。木槿花篱侧那几株马桑，在没叶的枝上还缠有蛾蝇豆的枯藤，就象水墨画一样，在微微润湿的地上，绘着瘦长的阴影。越过篱栅那边的一片田野，绿海似的龙须菜，麦苗，和胡豆^①，以及快要开花的江西苕和油菜，都带着朝露的光点，和淡淡的光雾，织成了春天大地的绮丽。院子上头的天空，绕飞起了一群鸽子，响着哨子的声音。

刘老九刮着篋子上的垢腻和牛毛，斜起眼睛一看，汪二爷、邵安娃已走进去了，就嘲弄赵长生道：

“我看你到该吃一鞭子。……它狡猾，哪及得着你！”

赵长生刷了骡子一鞭，仿佛夸耀自己的聪明似的，向刘老九笑着骂道：

^① 胡豆即蚕豆，江西苕即紫云英，油菜即芸苔，以上均依土名称呼。

“你比它（指牛）还蠢，我说的。……要是你不蠢，你就不会在这里替它篦虱子了。”

刘老九刚弯下身子，便又马上伸起腰杆，翻过头来，将下巴朝前一递，就拿拳头的背面，擦一擦眼睛，讥笑道：

“噢，我到要看看，你发迹了么？……呸，还不是在这里经圆①骡子！”

赵长生将手里的鞭子一扬，笑扯扯地说道：

“老弟，我可是用的这个哪。”

显显威风似的，顺手又给骡子一鞭，骡子加快跑了起来，一边不平地喷着粗重的鼻息。

静静站着的水牛，突然迅速地摇尾巴，耳朵一撮一撮地，嗯呢尔嗯呢尔叫了起来，现出不安的样子。

“你这东西！”

刘老九给它一巴掌，一面抬起头看，那边菜田埂上，张家小麻皮（他每天早上都要走过这里，对于汪家院子里面那株皂角树上的鸦鹊窝落，看了一会，才能过瘾，因为他老是喜欢爬树子，偷雀鸟的蛋的。）正牵一条牯牛②走着，那牯牛也在嗯呢尔嗯呢尔地回答过来，便骂道：

“妈的，你又在招呼你的野老公了。……你这偷汉子的家伙！”

“怎么不偷？跟你这蠢东西，有啥味？”

赵长生哗笑起来，一边把鞭子挟在臂下，一边取出烟盒

① 经圆，伺候之意。

② 牯牛即公牛。

子来裹烟。

“滚你的！”刘老九骂了一句，随即向晴朗的田野望了一下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不早了，去收拾鸳鸯^①吧！”

说着，就把脏手朝牛背上擦了几擦，提着烘笼^②走了进去，一会便拿一把干香的稻草出来。水牛看见食料，便不同那边的牯牛招呼，连忙张开嘴，平竖起尾巴抢上前去。

刘老九翘起两片厚嘴唇，象母亲责备顽皮孩子那么似的骂着：

“还是要吃嘴，看你就……”

一面把赤裸的粗臂膀，扯扯绊绊地，穿进袖子去。缠在头上的蓝布帕子这时松散了，就暂时让它落在肩上。

赵长生从腰带上摘下烟袋来，装上烟，一边嘲弄道：

“告诉你，不是要你的草，它怕你打烂醋罐子哪。”

“滚，不要尽放屁了。”

刘老九将蓝布帕子重新缠好，见赵长生在叭烟，自己本不想吸的，也禁不住摸出他的烟盒子。

这时围墙上作巢的土蜂子，都钻出来了，在暖和的阳光里面，顺着麻脸似的墙边，嗡嗡地叫，乱飞着。大门瓦檐上的家麻雀，吱吱唧唧地，一会儿扑扑落下空地，一会儿又扑扑飞上墙头，显出极端欢喜的样子。

挨近菜园那边空田里，摆着许多条竹篾编的晒垫。邵

① 鸳鸯，形类畚箕，竹篾编的，中系硬竹圈，可以挑。有耳绊，可以提。

② 烘笼，硬竹篾编的，中盛瓦钵，可以装火屑，农民冬季，即以之御寒。

安娃和烧房里的两个助手（他俩都围有白布围腰，穿着黑布鞋子）一家一担玉麦包子，从大门侧边的角门挑了出去，就倒在晒垫上面。晒垫边上几只啄着的杂色母鸡，看见人来了，便连忙跑开，站在远处，偏着颈子，现出偷瞧和惊讶的神气。等到人都担着空箩筐进去了，就又呢呢地叫着，跑了回来，用嘴尖急急忙忙地啄取，有的哽噎着了，便伸长颈子，一边耸动着，一边发出嘶声。另一只紫冠红羽的鸡公，却并不啄啥，只是站在鸡母的后边，拖下一边的翅子，象流氓似的胡调着。鸡母惹生气了，总是回过头来，啄它一嘴，再行吃它们的食物。

烧房里的两个助手，已经挑出四次了，邵安娃才三回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老是慢愈慢愈的。可也怪不得他，爹妈把他制造得太马虎了：腰身长，足干短，人家三两步就可走完的路，他总要摇摆它四五下。但他不躲懒，事情也做得多。那两个助手只担大半箩筐，他却挑得满满的。

赵长生看见他走过，摘下烟袋，吐一口痰，笑他道：

“启，这样卖气力做啥？”

他就把多肉的有点蠢气的黑脸，从扁担上车过来，舌头弩在嘴唇上，傻笑道：

“挑少了，灯草一样，有啥挑头。”

“傻瓜！”

赵长生轻蔑地骂了一声，刚要把烟袋啣在嘴上，突然角门那边送来了谈话的声音，这是汪二爷同烤酒匠人走出来了，便赶忙把烟卷捏熄，挟在耳朵上面，烟袋则胡乱地插在

腰带里，一边朝大门走去。

刘老九拿着锄头，扁担，跳板，以及鸳鸯一类的东西，正走了出来，后面尾着两只一黄一黑的狗，跳跳跃跃的，他嘴上翘着短短的烟袋，并不取下，只用舌头一搅，移在左边嘴角，就向赵长生喊道：

“走，走，你喊声邵安娃。”

一面便将扁担，锄头，鸳鸯丢在地上。赵长生却不去拿，只回转身子，向角门那边望去。汪二爷一边同那着白围腰的烤酒匠人谈话（他们正叹气着目前酒的跌价和酒税的增加），一边朝他和刘老九打量过来。赵长生就伸手搔搔耳朵背后，提高嗓子，犹豫地说道：

“唔，我还打算去帮他们挑一挑哩。”

刘老九看一看汪二爷，也大声地回答道：

“你看一看太阳，……堰长家的人，都不先去么？……我们还该去放干堰水哪。”

赵长生一面望着汪二爷，一面回答道：

“还早，还早，去挑粮食吧。……公众的事，那忙啥子！”

虽是这么说着，自己却并不去做，只将忽然落下地的烟捲，捡了起来，重新挟在耳朵背后。

在汪二爷看来，赵长生的话，是刚刚合着了心意，但这么当面说穿了，却是不行的。因为无论哪一个都要顾到面子，何况一向爱做公益事的汪二爷呢，便将恼怒刘老九的心情，直对赵长生发洩了。